

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问卷的认同量表研究进展

贡京京^{①②} 张微微^① 张 焱^② 魏亚洲^①

【摘要】 本文介绍了明尼苏达多相人格问卷认同量表的研究进展,主要包括认同量表及分数解释,分析认同量表与精神病理的关系,回顾认同量表条目的修订和条目分析,以及认同量表再分析的必要性。

【关键词】 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问卷;认同量表;精神病理;条目分析;综述

Research of F Scale in MMPI. Gong Jingjing, Zhang Weiwei, Zhang Yan, 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Beijing Military General Hospital, Beijing 100700, P. R. China

明尼苏达多相人格问卷 (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MMPI) 1943年由心理学家 Hathaway, S. R.和

- prevalence of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a Danish population-based study [J].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04, 34(7): 1339-1346
- [4] 张静,徐翠青,张建端.武汉市学龄前儿童孤独症筛查结果分析 [J].中国妇幼保健, 18(20): 2395-2396
- [5] 罗维武,林力,陈榕,等.福建省儿童孤独症流行病学调查 [J].上海精神医学, 2000, 12(1): 3-5
- [6] Mash E J, Wolf D A 著.儿童异常心理学 [M]. 2版.孟宪章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
- [7] Santangelo S, Folstein S. The genetics of autism [M] // In Tager-Flusberg H. ed.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431-447
- [8] Nicolas R, Jennifer G R, Christopher J S, et al. Linkage and association to the mitochondrial aspartate glutamate carrier SLC25A12 gene with autism [J]. Am J Psychiatry, 2004, 161-667
- [9] 何文,孙小勉,李雅妹.多巴胺转运体 440bp等位基因与儿童孤独症的关系 [J].中国实用儿科杂志, 2006, 21(5): 369-371
- [10] 孙晓娟,岳静,郑崇勋.孤独症儿童多巴胺转运体脑内显像研究 [J].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 2008, 2: 327-330
- [11] Shedeo M, King L. Why positive psychology is necessary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3): 216-217
- [12] 张倩,郑涌.美国积极心理学介评 [J].心理学探新, 2003(3): 6-10
- [13] Seligman M E. Learned Optimism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98: 137-173
- [14] 周敏,石国兴.积极心理学介绍 [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6, 20(2): 129-132
- [15] Zeltzer L K, Fanuik D, Lebaron S. The cold pressor pain paradigm in children: Feasibility of an intervention model [J]. Pain, 1989, 37: 305-31
- [16] Goodman J E, McGrath P J. Mothers' modeling influences children's pain during a cold pressor task [J]. Pain, 2003, 104: 559-565
- [17] Shedeo M, King L. Why positive psychology is necessary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3): 216-217
- [18] Susan E, Coldwel L. Temporal Information Reduces Children's Pain Reports During a Multiple Trial Cold Pressor Procedure [J]. Behavior Therapy, 2002, 33: 45-63
- [19] David A, Williams, Beverly E, et al. Can Research Methodology Affect Treatment Outcome: A Comparison of Two Cold Pressor Test Paradigms [J].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1986, 10(5): 539-546
- [20] 静进.孤独症神经心理特征和相关脑机制 [J].中国实用儿科杂志, 2008, 23(3): 163-165
- [21] BARBARA L. Fredrickson.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 218-224
- [22] Rutter M. Psychosocial resilience and protective mechanisms [M] // Rolf A S J, Masten D, Cicchetti K H.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path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23] Walsh F. Strengthening Family Resilience [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8
- [24] Walsh F. Changing families in a changing world: reconstructing family normality [M] // Normal Family Processes: Growing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3rd. Guilford, New York: 2003: 3-26
- [25] M Bayat. Evidence of resilience in familie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 2007, 9(51): 702-714
- [26] Schuntemann P.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and parental adaptation: Previewing and reviewing atypical development with parents in child psychiatric consultation [J]. Harvard Rev Psychiatry, 2002, 10(1): 16-27
- [27] Fleischmann A. Narratives Published on the Internet by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What Do They Reveal and Why Is It Important [J]. Focus on Autism Other Dev Disabil, 2004, 19(1): 35-43
- [28] Mottron L, Dawson M, Soulières I, et al. Enhanced perceptual functioning in autism: an update, and eight principles of autistic perception [J].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2006, 36(1): 27-43
- [29] 顾玉,王立新,陈宝国,等.孤独症者知觉信息加工理论评述 [J].中国特殊教育, 2008, 3(9): 331-335

(收稿时间: 2009-11-08)

① 中国.北京军区总医院神经内科 (北京市) 100700 E-mail: Caesar1997@163.com ② 第四军医大学航空航天医学系心理学教研室 (西安市)

精神病学家 Mckinley J. C. 编制出版。它采用经验效标法编制, 题目主要来自大量病史、早期出版的人格量表、医学档案、医生笔记以及一些书本的描述。MMPI 最初的编制目的是为了诊断精神障碍, 在临床工作中有广泛应用, 如各种神经症^[12]、心理精神障碍^[13]、精神分裂症^[14]等, 并可与其他量表(如 PDS, SCL-90, 16PF)配合使用^[15]。此外, MMPI 还适用于心理健康评定、人员选拔和临床诊断等领域, 大量研究证明其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17-18]。1989年,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在 MMPI 问世 50 多年后第 1 次对其进行重大修订, 出版了 MMPI-2^[9]。在心理诊断与人格测试的实际应用中, 由于被试存在自我掩饰、隐瞒、装坏等动机问题, 常常会影响人格测验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因此, MMPI 设置了 4 个效度量表和 1 个一致性指数, 并在 MMPI-2 增加了 3 个效度量表^[10]。F 量表是其中最重要效度量表, 在 MMPI-2 中被发展成为 3 个量表, F、FB、F_p, 用来检测以不同寻常方式回答的情况, 通常称稀有回答量表 (Infrequency Scale)。

1 F 量表简介及分数解释

F 量表又称稀有回答或认同量表 (Infrequency Scale) 由 64 个条目组成, 用来检测那些以不寻常方式回答测试条目的情况。该量表涉及广泛的、心理学意义明确的内容, 包括奇奇怪感知觉、古怪思维、特殊体验等一些不寻常的体验或信念^[11]。该量表是由早期明尼苏达州正常人群样本的子样本中, 回答频率少于 10% 的条目组成的。正因为这些条目在多数正常人群是很少认同的, 是一些“稀有认同的条目”, 因此, F 量表有时被称为“稀有回答”量表。

有经验的心理学家或临床医生主要从 3 个方面来把握 F 量表: ① F 量表是一种对测验施行态度的指标, 对于发现偏离反应很有效; ② 若测验有效, F 量表是精神病严重程度的良好指标, 得分越高, 暗示着精神病越重; ③ 用 F 量表的得分, 也可以推测测验以外的行为。F 量表的高得分, 还可以提示着以下几种情况之一: ① 对测验不合作; ② 对问卷项目的错误理解; ③ 对于抱合作态度的被试者而言, 提示有精神分裂症的嫌疑; ④ 故意装坏, 故又称为“诈病”量表。

2 F 量表与精神病理的关系

F 量表升高和精神病理程度之间的关系, 是 MMPI 应用于临床的重要问题。Hathaway 和 McKinley 最早认为, 若 F 量表的 T 分大于 70 分 (原始分大于 12), 则可判断 MMPI 剖析图为无效。然而不少研究发现, F 量表上 T 分大于 70 分的剖析图并不全都是无效的^[12]。1 项关于少年犯的研究显示: 犯罪青少年认同了 F 量表的 21 个条目, 这些条目和他们的犯罪行为正好是相关的; 对大多少少年犯来说, 那是他们对问卷真实的反应^[13]。Malogney 在他的 1 项关于少年犯的研究中对 F 量表进行项目分析, 发现较高的 F 分不一定就说明是无效记录, 犯罪青少年的 F 量表分数通常是升高的。另外还有研究者注意到, 大多数青少年较正常成年人更容易认同 F 量表的条目, 还发现一部分条目对青少年来说并不是稀有回答的条目^[14]。

有的研究集中在 F 量表 T 分大于 80 分的剖析图是否应该认为无效。事实上, F 量表上的任何一个特殊分数, 都不能作为常规而认为“剖析图无效”。许多研究证实绝大多数受试者能被精确地分类诊断, F 量表 T 分大于 80 分往往与明显的精神病理倾向相关。Flitter 等对 88 名 CSA 成年女患者进行

研究, 结果显示在这些患者中高 F 分值更多的反映了真实的病情而不是对症状的夸张^[15]。有研究者在白人及黑人医院的病人中对 F 量表 T 分数大于 98 分和精神病理的相关性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 F 量表 T 分大于 98 的患者有幻觉、妄想, 难以长时间集中注意力。极端升高的剖析图反映了精神病理行为的严重程度^[16]。Blumberg 研究了 F 量表分作为精神病理严重性指标的可能性, 他对 1 所大学附属的精神病院 347 名连续入院病例的 MMPI 测试结果显示, 70 名患者的 F 原始分在 16 以上, 而这些患者大多是年龄较小, 入院时间较长, 更可能会被诊断为精神病^[17]。

汪早晨^[18]等通过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 F 分异常增高, 得出结论: 思维和行为障碍比知觉障碍对 F 分增高的影响更大。说明思维和情感是影响 F 分的主要因素。而宋维真等研究发现在中国正常和标准人群中 F 分值会比较高。他通过大陆和香港地区被试对 F 量表条目应答率的分析, 发现被试对这些条目有较高的应答得分倾向, 并将这种倾向归结为文化的差异, 并且采用了 10%、15% 两种不同的应答率标准对中国的被试进行研究^[19]。

3 F 量表条目的修订

F 量表既作为效度量表, 同时又与精神障碍关系密切, 它的条目选入具有异于其他各个分量表的特殊性。所有这些独特之处使 F 量表在国外的 MMPI 研究中不断引起关注, 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 F 量表中的很多条目已经显得不合时宜, 需要进行分析 and 修订。对 F 量表的研究一般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是对 F 分值解释和讨论, 对其分数影响因素的分析; 二是对 F 量表内部结构的研究, 对组成 F 量表的条目的修订与完善。Norris 在 1 项 MMPI-2 抬升的效度量表剖析图的人口统计学研究中发现, 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等因素中, 教育程度与 F 分值的升高有显著的关系, 而年龄和婚姻状况与其关系不显著^[20]。但是 Butcher 等也在对 1156 名海陆空人员的 MMPI 研究中认为年龄是影响量表分数的重要因素, 他认为未成年人 (18 岁以下) MMPI 各分数 (剖析图) 比成年人 (18 岁以上) 有一个总体的抬高^[21]。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Blazer 就指出深入研究 F 量表的重要意义, 这有利于更好解释和利用这项测验。Costa 等人也开始在几个大学和一些专业机构展开研究, 他们对 198 名被试进行测试, 然后分析测试结果, 对 F 量表 64 个条目中的 41 个进行了修订, 经过修订后的新量表减少了条目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困难, 使重测信度从 0.77 提高到 0.88^[22]。Comrey 对 360 名被试 F 量表中 64 个条目结果进行了质心因子分析, 并通过 Kaiser 最大方差旋转法得出 19 个内容领域, 提取出妄想狂的思维、反社会的态度和行为、敌意、身体上的不健康等多种特性。在这 19 个领域中, 即使被试者不一定对所有的内容领域都反应, 但只要在几个领域作了反应, F 量表的得分就可能变得很高^[23]。

Gynther 等通过对 882 名 18~65 岁的正常黑人进行研究, 探讨对少数群体的 F 量表特殊常模设定的必要性, 并参照 10% 的应答率标准, 拟定出 1 个由 33 个条目组成的针对黑人的新 F 量表, 同时比较了那些属于 MMPI 符合应答率低于 10% 的标准, 但在传统上没有进入 F 量表的条目, 讨论其在黑人和白人中间结果的差异。结果表明, 白人在新 F 量表回答中, 所有的条目与要求基本符合 (即条目应答率 < 10%);

而黑人在传统的 F量表回答中,仅有三分之一的条目符合要求。此外,在黑人在回答增加的 38个条目中,也仅有 6个符合要求。虽然 Gynther最后谨慎的提出这些结果还不足以证明在临床量表应用特殊标准必要性,但是就偏常条目而言,新 F量表比标准 F量表有更好的准确性^[24]。

Gravitz对 6686名男性和 4717名女性工作申请人在 MMPI F量表的 64个条目上回答结果进行分析,发现许多条目都不符合原先 F量表条目选入的标准。研究结果还反映了美国人行行为的现代趋势;并建议 MMPI作为 1个被广泛使用的测试需要进行重新标准化^[25]。

4 F量表的条目分析

MMPI于 1979年在我国京津地区初步试用,在 20世纪 80年代初期由 MMPI全国协作组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对明尼苏达多相个性调查表进行了试用和修订^[26]。此次大规模的研究结果中,对效度量表的评价表明: L、F、K 3个效度量表也适用于我国。但是量表的标准与美国不同,因为效度量表的标准,不仅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关,而且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教养有关。例如在 F量表中包括了许多宗教及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国人民与西方国家人民迥然不同,所得 F分也有很大差别。所以文章指出使用次调查表中的效度量表时,必须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制定出我国的标准。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试用与修订,对于各量表而言仅仅是对正常组和精神障碍组的结果进行了统计学比较,在条目的层面而言,仅仅对条目的语义表述和某些明显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条目进行了修订,没有对每个条目的回答进行统计分析。对于 F量表而言,没有对组成其量表的各个条目进行应答得分率的分析。

在一般测验的编制和修订中,为了改善和提高测验的信度和效度,在组成测验时,应对每个测题进行项目分析。其中首先要提到的是难度问题。这一概念在在非能力测验里,称为“通俗性”或“流行性”水平(指一总体中被试在答案范围里回答项目的程度)^[27]。对于 F量表而言,我们计算的条目得分应答率类似于项目分析中的项目难度,或者更确切的说,类似于非能力测验中的“通俗性”或“流行性”水平。其次需要关注的是项目的鉴别力,若项目鉴别力高,则能力强,水平高的被试得分高,能力弱,水平低的被试得分低。被试按照总分高低排列,然后取得分最高的 27%的被试作为高分组,得分最低的 27%被试作为低分组。计算高分组答对该题的人数比率 P_H 和 低分组答对该题的人数比率 P_L ,则该项目鉴别指数 D的计算公式为: $D = P_H - P_L$ 。但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 F量表,原因在于:本身 F条目都是在正常人群偏常回答的问题,用以发现异常表现的被试,在正常人群中比较高分率与低分率结果没有实际意义,所以比较某一条目的鉴别力,最好采用他在异常人群中的应答率与正常人群应答率的差值,差值越大,对正常人群和精神障碍人群的鉴别效果越好。极端情况是:在正常人群应答率是零,在异常人群应答率是 100%,这样的条目鉴别力是最高的。而对于项目的鉴别力,在 F量表中具有较好鉴别力的条目,应该是那些在正常人群中应答率较高,而同时在障碍人群中应答率较低的那些条目。因此,在这里高分组应当取精神障碍人群,而低分组就是正常人群,计算障碍组在该条目的应答得分率 $PPSY$ 和正常组在该条目的应答得分率 P_{NoRM} ,则 F量表条目的鉴别指数计算公式即为: $D_k = PPSY - P_{NoRM}$ 。这样的计算方法更为适合对 F量表的分析^[28]。

5 F量表再分析的必要性

就时间而言,无论是美国在 20世纪的 80年代对 MMPI的大规模修订,直到 1989年才正式推出 MMPI- 2,还是我国在 90年代初进行的中文版的修订工作,到今天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时代的发展推动了人的发展,也要求我们要结合实际对它进行重新认识。

就空间而言,MMPI从 1943年由心理学家 Hathaway S. R.和精神病学家 Mckinley J. C.编制出版之始,就深深地打上了美国文化的烙印。即使是在美国,研究者们也早就开始对来自不同种族和地域的人进行分类研究,如对亚裔、墨西哥裔、非裔、葡萄牙裔等人群的研究。

总之, F量表是 MMPI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分数的高低受多种因素影响^[29-30],因此该量表分数的解释极具复杂性。对 F量表的项目分析、分数解释及测量意义,国内研究尚不够充分,如果直接搬用原量表手册的解释,忽视了文化、社会等因素对该量表得分和内涵的影响,常常会令应用者很难把握其真实意义。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F量表及其相关量表的结构与内容,为该量表的修订、解释和科学应用提供更客观和全面的理论依据。

6 参考文献

- [1] 滕建华,叶建林,王义强,等.神经症 MMPI- 2的测量分析[J].健康心理学杂志,2001,9(3): 193-195
- [2] 孙喜蓉,瞿正方.神经症患者 MMPI测查结果临床分析[J].健康心理学杂志,2002,10(2): 139-140
- [3] 白建武,尼宝兰,牛淑华.不同精神障碍患者的 MMPI测试比较[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7,11(6): 353-354
- [4] 凌肇琴,王玉光,王洪艳. MMPI对精神分裂症病人测试分析[J].健康心理学杂志,2000,8(6): 694-695
- [5] 胡建强,薛军.焦虑症患者 MMPI及 16PF测试结果分析[J].健康心理学杂志,2000,8(1): 99-100
- [6] 陈继军,刘刚,武雪冰.预征大学生心理卫生与个性调查研究[J].健康心理学杂志,1999,7(1): 23-26
- [7] Graham J R. MMPI- 2 Assessing personality and psychopathology [M]. 3r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40-244
- [8] Osberg Timothy M, Poland Danielle L. Comparative Accuracy of the MMPI- 2 and the MMPI- A in the Diagnosis of Psychopathology in 18- Year- Olds [J].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02, 14(2): 164-169
- [9] Butch J N, Dahlsrorm W G, Graham J R, et al. MMPI- 2 Manual for administration and scoring[M]. Minnesota Press, 1989
- [10] 张建新,宋维真,张妙清.简介新版明尼苏达多相个性调查表(MMPI- 2)及其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标准化过程[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3(1): 20-23
- [11] Dahlstrom W G, Welsh G S. An MMPI Handbook Clinical Interpretation Minneapo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2
- [12] 纪术茂,戴郑生.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4 77-80
- [13] McKegney F P. An item analysis of the MMPI F scale in juvenile delinquents[J].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965, 21(2): 201-205
- [14] Archer R P, Gordon R A, Kirchner F H. MMPI response-set characteristics among adolescents [J]. J Pers Assess. 1987, 51(4): 506-516
- [15] Flitter Fill M Koltz, Elhai Jon D, Gold Steven N. MMPI- 2 F scale elevations in adult victims of child sexual abuse [J]. Journal of

- Traumatic Stress, 2003, 16(3): 269-274
- [16] Gynther M D, Altman H, Warbin RW. A new empirical automated MMPI interpretive program: the 6- 9/9- 6 code type[J]. J Clin Psychol, 1973, 29(1): 60-61
- [17] Blumberg S. MMPI F Scale as an indicator of severity of psychopathology[J].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967, 23(1): 96-99
- [18] 汪晨晨, 胡恒章, 王卫民. MMPI测验 F分提高与精神症状关系分析[J]. 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0, 8(1): 98
- [19] Cheung Fanny M, Song Wei zheng, Butcher James N. An infrequency scale for the Chinese MMPI[J].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991, 3(4): 648-653
- [20] Norris, Susan Ann. A demographic study of MMPI- 2 elevated validity scale profiles among worker's compensation claimants involved in litigation[J].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B The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2001, 62(4-B): 2017
- [21] Westefeld John S, Michael Maples. The MMPI- 2 and vocational assessment: a brief report[J].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 1998, 6(1): 107-113
- [22] Costa Louis D, London Perry, Levita Eric. A modification of the F scale of the MMPI[J]. Psychological Reports, 1963, 12(2): 427-433
- [23] Comrey Andrew L. A factor analysis of item on the F scale of the MMPI[J].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958, 18(5): 621-632
- [24] Gynther Malcolm D, Lachar David, Dahlstrom W Grant. Are special norms for minorities needed? Development of an MMPI F scale for Blacks[J].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78, 46(6): 1403-1408
- [25] Gravitz Melvin A. An empirical study of MMPI F scale validity[J]. Psychological Reports, 1987, 60(2): 389-390
- [26] MMPI全国协作组. 明尼苏达多相个性调查表在我国修订经过及使用评价[J]. 心理学报, 1982, 4: 449-457
- [27] 金瑜. 心理测量[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24-125
- [28] 贡京京, 苗丹民, 张焱, 等. 在男青年不同组别中 F量表条目组合方案的比较[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9, 17(8): 950-952
- [29] Norris, Susan Ann. A demographic study of MMPI- 2 elevated validity scale profiles among workers' compensation claimants involved litigation[D]. Dissertation Abstract International Section B The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2001, 62(4-B): 2071
- [30] 贡京京, 苗丹民, 肖玮, 等. MMPI- 215中 F量表的特性及其影响因素[J]. 心理科学, 2005, 28(4): 956-957

(收稿时间: 2009-11-08)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0年第 18卷第 4期

目 次

(上接封二)

初中生特质情绪智力与学习倦怠关系的研究.....	鲍 颖	(465)
大学生心理研究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家庭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	李 珊 刘 洋	(468)
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内隐社会认知研究.....	刘 芳 李维青 买跃霞	(470)
新形势下军医大学心理健康教育效果研究.....	鲁 娟 李 松 李 健	(474)
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社会支持状况的调研.....	胡 娟 崔丽霞 高淑燕等	(476)
大学生社会适应与自我调控的关系研究.....	李彩娜 王文霞 邱莎莎	(478)
大学生的交往焦虑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性研究.....	张秀芳 张淑娟 张 顺等	(481)
军医大学生学习动机强度调查.....	鲁 娟 崔乔礼 华 伟	(483)
体育锻炼对医学院非医学专业大学生情绪改善作用的研究.....	李 沂	(485)
大学生个体自尊、集体自尊与行为抑制的关系研究	洪幼娟	(488)
教师支持在大学生成长中的角色作用	薛新力 林志萍 郑建盛	(490)
大学生认知风格、人格因素与游戏成瘾的关系	李 洋	(493)
大学生网络心理咨询干预效果的实证研究.....	徐容容	(497)
大学生自我评价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姜 峰 张淑媛	(499)
大学生网络心理咨询效果的实证研究	朱 丹	(501)
大学生村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廖文斌 余定波	(503)
大学生演讲紧张的元认知心理干预.....	金洪源 刘英晓 邱淑红	(505)
综 述		
孤独症的积极心理学研究进展.....	赵琳琳 贾树华	(507)
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问卷的认同量表研究进展.....	贡京京 张微微 张 焱等	(509)
会议报道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第五届第四次全国理事会议在浙江省宁波市召开.....	李建明 摄影报道	(391)